

萧逸



Xiao yi Wu xia jing pin

武侠精品

无忧公主

下

蓝衣人再不能原地不动了，似乎他对于李妙真剑上功力吃了一惊，随着李妙真落下的剑身，只见他肩头一晃，一片云彩也似的已飘开一旁，落在了窗前。李妙真一剑落空，左手领着剑诀，第二剑分花拂柳，随着她身势巧妙的一转，平心而出，直向蓝衣人前心刺来。蓝衣人长眉一个挑，冷叱一声道：「好剑！」右手一挥，一截衣袖龙蛇般地飞卷了出去，不偏不倚，铮然一声脆响，已卷住了李妙真来犯的长剑剑身。

李妙真一振手腕，倏地抽出了剑，第二次上步，掌中剑刷刷刷一连旋出了三团剑圈，名为「三环套月」，直向蓝衣人一首双肩三处地方削落过来。蓝衣人身子向下一矮，在极为局促的空间内，连闪了几闪，李妙真三剑竟然全数落空。

李妙真的伎俩当然不止如此，她心报对方如此自负，竟然胆敢以一双肉掌来迎接自己的宝剑，心愤之下决计要给对方一个厉害。

就在她三剑先后落空的一瞬间，只见她身子向前霍地一塌，猛然向后一个倒仰，随着她后仰的身势，手上长剑蓦地反崩了回来。

这一剑施展得极其险恶！蓝衣人乍见之下，禁不住神色一紧，不容他心念转动，对方那口碧森森的长剑已然当头罩落下来。

李妙真果然剑上功夫了得，在她本身剑气内力贯注之下，那口长剑猝然传出了一声龙吟，剑上青光直如长鲸喷水，直向着蓝衣人正面卷了过来。这一手显然出乎蓝衣人意料。

就在这一刹那，耳听得窗外传过来一声尖锐的轻啸之声，两线黄光，直由敞开着轩窗破空而入。

「叮！叮！」两声脆响，似乎全都招呼在李妙真的这口长剑上，紧接着又是叮叮两声轻响，先后坠落在地，敢情是一双青铜制钱儿！不要小看了这一双小小制钱的力道，竟然是其力绝猛，李妙真手中的剑竟被击得向一旁偏转开来。

现场三人都怔了一怔，尤其是蓝衣人，更保持着极度的警觉，向外扫了一眼，立刻转身由另一扇敞开的窗户纵身而出，以他的轻功绝技来说，显然超人一等，况乎眼前这全力的一纵，像是一支出弦的箭，嗖！一声，已蹿出七八丈外，斜斜地落在了马王庙最高最大的殿瓦之上。

蓝衣人再不能原地不动了，似乎他对于李妙真剑上功力吃了一惊，随着李妙真落下的剑身，只见他肩头一晃，一片云彩也似的已飘开一旁，落在了窗前。

李妙真一剑落空，左手领着剑诀，第二剑分花拂柳，随着她身势巧妙的一转，平心而出，直向蓝衣人前心刺来。蓝衣人长眉一个挑，冷叱一声道：「好剑！」右手一挥，一截衣袖龙蛇般地飞卷了出去，不偏不倚，铮然一声脆响，已卷住了李妙真来犯的长剑剑身。

李妙真一振手腕，倏地抽出了剑，第二次上步，掌中剑刷刷刷一连旋出了三团剑圈，名为「三环套月」，直向蓝衣人一首双肩三处地方削落过来。

蓝衣人身子向下一矮，在极为局促的空间内，连闪了几闪，李妙真三剑竟然全数落空。

李妙真的伎俩当然不止如此，她心恨对方如此自负，竟然胆敢以一双肉掌来迎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萧逸



武侠精品
Xiao yi Wu xia jing pin

无忧公主 下

第二十五节

一段长时间的对看之后，双方都比较镇定了。

“你……到底是……谁？”说了句话，朱翠倒觉得有些过于冒昧了，因为自己第一天来，分明是客，岂有询问对方的道理，似乎这句话应该由对方来问才有道理。

然而这个人的行为，显然说明了他绝非这里的居停主人，甚至连客卿的地步都谈不上，天下哪有让客人钻地洞的道理？

这个人显然看清了朱翠不是这里的人，胆子才放大了，忽然他身子一收，朱翠简直都没看清他是怎么个移动的，总之人已经又回到了亭子里了。

“啊！”一惊之下，朱翠不由地后退了一步。

再看那人敢情已坐在了板凳上。

他上下动作，极为轻灵，宛若蛇鼠，看在朱翠眼中，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个人岂能练成如此身法？更何况对方尚还是一个残废人。

“小姑娘，你是这里的人？”口音太难懂了，分明百粤口音，却似又间杂着一些别地的怪腔，若非这点怪腔，朱翠简直还听不明白。

“不，我不是！”一面说，朱翠摇了一下头。

怪人听到这里才像是松了一口气，橘皮般的脸上绽开了几道笑纹。

“你……”朱翠咽了一下唾沫喃喃道，“可是你又是谁呢？”

“嘿嘿……问得好……问得好……”怪人跷起了光秃秃的一只断腿，“你先不要问我，我只问你，你可是从不乐岛上来的？”

朱翠摇摇头：“你说错了，我不是从那里来的，而是要往那个地方去！”

“你要去不乐岛？”

朱翠点点头。

“那你是……”说时，他那双铜铃般的眸子现出了一片惊恐。

“你是说我不乐帮的朋友？”

“你是么？”

“不不不！你猜错了！”朱翠似乎已经猜透了对方的心意，接着说下去道，“我不是他们的朋友，只是被他们捉住，逼迫前往而已！”

怪人脸上一瞬间转换了几种表情，像是将信又疑。

朱翠现在对他惧心既去，剩下的只是无比的好奇而已。

“你不必担心我会把你的秘密说出去，我不会这么做的。”

果然这句话立刻像是给怪人吃了定心丸一样，他脸上的表情立刻放松一些了。

朱翠随即介绍自己说道：“我名叫朱翠……”才说到这里，即见怪人表情有异道，“住声！”

他一面说，一面机警地向着亭外看了一眼，又转向朱翠道：“奇怪，今天园子里不大安静，除了你以外，还有其他的人来么？”

朱翠点点头道：“不乐岛的三岛主，‘妙仙子’风来仪也来了！”

怪人顿时神色大惊，一怔说道：“噢，你应该早告诉我，她也来了？哼哼……”

一面说着，那双铜铃怪眼越加地灵活，不时地四下转动，两只耳朵也更像猫似的耸动不已。

朱翠这才注意到对方穿着一袭灰白色的皮质长衫，多处都已磨破了，上无领下无摆，形式简陋，根本谈不上手工，一望之下即可猜想到是对方自己拼凑成的。

“既然如此，我走了。”说时，怪人单手接动，肚子微挺，蛇也似的就滑落了下来。

这一次朱翠特别注意他离开的身法，饶是这样，仍然是看不出他动作的关窍所在，只觉得他仿佛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肉都在动，都是力道的源泉，就好像当一条大蛇在爬行时，你是不能看出来它是何处着力的。

不过是眨眼的当儿，这个怪人已经出去数丈。像刚才一样，朱翠所能看见的只是草丛中一阵子蠕动：他又来到了那个地道入口。他回过头来看了朱翠一眼，随即回身扎入，转瞬间已消逝无踪。

天上乌云密布，闪电频频，一个个的焦雷自空中劈落下，却不见雨点落下来。

朱翠已被方才那个怪人所带来的一切给弄得有些神不守舍，一个人只是

愣愣地发着傻。

忽然背后传来了脚步声。

一个身着杏色长衣的长身少女踏上板桥道：“公主可要休息了？”

朱翠不由一惊道：“噢，我倒是忘了。”

杏衣少女上来向着朱翠行了个万福，站起来道：“婢子青荷，奉了三娘的口谕，来侍候公主的！”

“三娘娘？”朱翠听了怦然为之一惊，几疑身在深宫。

“啊！”青荷笑起来，嘴角微牵，倒是蜜甜的，“三娘娘是岛上对三岛主的称呼。”

“哦！原来是这样，青荷姑娘，”朱翠唤着她的名字道，“你以后不要叫我公主了，我已经……”

青荷一笑道：“不可以的，公主的大名我们早就听说了，娘娘与小王爷殿下在岛上也过得很好。”

“啊！”朱翠道，“你是说我娘和弟弟？”

“是，”青荷轻移莲步走过来道，“娘娘与小王爷开始不大习惯，可是现在已生活得很好了。”

朱翠喜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在骗我高兴？”

“婢子说的句句是实言，过几天公主到了岛上一看也就明白了。”

因为这是马上就可以看到的事实，朱翠极信不会是假的，心里顿时大为轻松，无形中对面前这个叫青荷的姑娘，出无限好感。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朱翠上前一步拉起了她的一只手，略似亲热地道，“你姓什么？”

青荷后退一步，道：“婢子不敢，婢子姓莫。”

“莫青荷，嗯！这名字不坏！”朱翠坐下来，手拍坐处道，“来，坐下来说话！”

青荷说道：“公主不要回房去歇一下么？”

朱翠一笑说道：“我不累，又不是七老八十，天不黑睡的哪门子觉？我倒宁愿在这亭子里坐坐，跟你聊聊，你看这样可好？”

青荷笑道：“公主说好自然是好的了，这样吧，婢子已为公主备下了晚膳，既然公主喜欢外面，我这就端到外面来了！”

朱翠笑道：“这样最好，”心里一动摇摇头道：“这样也许不好，你需先问过你们三娘娘再说，看看她的意思怎么样？”

青荷道：“公主放心，一切您自可主张，三娘娘早已关照婢子了，就是公主闷着想出去散一散心，也可悉听尊便。三娘娘要婢子侍候公主，若有

不周不敬之处，还要拿婢子是问呢！”

朱翠摇摇头道：“这就不敢当了！”嘴里说着，心里却有些纳闷，她原以为不乐岛擒拿自己一家人，是为了向朝廷勒索银子，这么看来倒似又另有原因了。她久闻不乐岛之种种非法行为，颇是对他们不耻，自非对方对自己一家之嘉惠，便能改变初衷。好在这件事日后不难明白，眼前倒也不必打破砂锅问到底，再说对方不过是岛上一个婢子，也不见得就样样知道。

青荷见她不说话，随即福了一下道：“婢子这就张罗着开饭了！”

朱翠道：“慢着，三娘娘呢？”

青荷一笑道：“三娘娘刚回馆，就被高桐请驾出去了，可能要一两天才能回来呢！”

“啊！原来这样。”朱翠奇怪地道，“可是我却并没有看见她出去呀！”

青荷一笑道：“公主有所不知，三娘娘行馆共有三道门，可以直通内外各处，所以她进进出出，公主不能尽知。”

“这就难怪了！”

一听说风来仪外出要一两天才回来，她顿时大感轻松，对方青荷口齿伶俐，秀外慧中尤其讨人欢喜。

“那就麻烦你了，”朱翠一笑道，“我肚子倒是有点儿饿了。”

青荷道：“菜饭都现成，厨房早预备下了，婢子这就张罗去。”说罢敛衽自去。

朱翠这一刻心里十分舒畅，仿佛忽然间又回到了昔日鄱阳王宫内。人生苦短，况乎这一年来受尽内外煎熬，身心俱疲，能有这个地方少舒愁怀，重温旧梦，萍踪略定，岂非一得？这么一想，朱翠也就暂把心事抛开，难得青荷慧心兰质，倒要与她尽一夕之欢了。

那青荷倒也行动快速。

其实正如她说，饭菜俱已齐备，只见她来至厅内，伸手拉动一根特制的丝练，这根丝练通着户外一根铜丝，铜丝又接向厨房银铃，银铃声响，便是传膳的信号。须臾间，便有专人打点，专用一个雕笼锦盒，将佳肴细点置于盒内送上。

青荷这才笑咪咪地，提着锦盒送来亭内。

朱翠一见，大为惊奇地说道：“这么快！”

青荷笑道：“东西都是现成的，一传就到，公主您可要点酒？这里有岛上带来的‘二头芬’，味道很好！”

朱翠点点头道：“我只要一杯，为什么叫‘二头芬’？”

青荷一面在石头桌上铺铺摆摆，回头道：“上来第一口香到喉咙，喝完

了以后，嘴里还香，所以叫‘二头芬’，公主您一尝就知道了。”

一面说她轻斟玉壶，满了一杯：“公主请！”

经她这么一说，朱翠兴致大增，走过来坐下，石几上四样菜肴：“藕片糟小鱼”、“青笋灼百叶”、“扬州狮子头”、“黄闷栗子鸡”，青瓷盖碗里是一盅“雪菜黄鱼羹”，另一碟花卷，一钵香米饭，还有一瓮小米清粥，四样下粥的小菜是“熏鱼”、“笋豆”、“卤虾小黄瓜”、“龙须菜”，满满地摆开了一桌子。

朱翠摇摇头笑道：“太讲究了！”

青荷道：“公主玉食琼浆惯了，吃吃这个倒也新鲜。”一面说，一面请问朱翠用饭还是用粥。

朱翠看上了那四样下粥的小菜，就道：“吃粥吧！”一面拿起一个花卷来撕下一块就口嚼着，侧脸向青荷道：“你来一块吃些！”

青荷道：“婢子早用过了，这里规矩大，婢子也不敢！”

朱翠知道她说的是真的，也就不再勉强。

青荷笑笑道：“婢子回房一趟，这就回来。”

朱翠情知道她是有意回避，好让自己尽兴吃喝，略略点头，青荷即行自去。

吃了一碗粥，两个花卷，又喝了一碗汤，约莫着差不多够了。

她这里斜倚过身子来，将一杯“二头芬”就嘴沾着。

忽然草丛里一物蠕动，现出了一只大头：先时怪人去而复返。

朱翠几乎吓了一跳，道：“呀，是你！”

怪人睁大了眼睛，满脸馋相地道：“好香，好香！”

朱翠回头看了一眼，又察看一下左右，确实无人才道：“你要吃点么？”

怪人连连点头道：“好好！”

朱翠一笑道：“好！”

手筷轻翻，先将一条藕片糟小鱼掷出，随着怪人大嘴张处，正好落入嘴里。

“酒！”怪人说。

朱翠道：“小心了！”

玉腕轻翻，满满一杯“二头芬”形同一团冰珠，落在了怪人大开的嘴里。

怪人一口吞向肚里，咂着嘴道：“好酒！太妙了，太妙了！”

朱翠一连掷出了三杯，杯杯不落空，全进了怪人肚子里。

怪人酒过三杯，频频呼菜，竟将四个盘子吃了一空，又吃了两个花卷儿，才向着朱翠点了点头道：“好姑娘，有人来啦，我走了！”黄草轻翻，

人已无踪。

朱翠再回过身来，即见青荷裙带飘飘地由小桥一端移步过来，见面一笑道：“公主吃饱了！”

“啊！”朱翠说，“太饱了！”一眼看见桌上盘干碗净，不觉心里一惊。

青荷也似微微吃惊，一笑道：“公主想必是饿了！”

朱翠点点头未待说出，两只哈巴狗，忽然吠着跑来亭内。

青荷一笑道：“我说呢，敢情这两个馋东西在这里，都是三娘娘把它们给宠坏了！”

朱翠只是笑笑未说什么。

青荷一面把碗筷收拾妥当，为朱翠斟上了一杯香茗，再把两只小狗引开，这才笑咪咪地回到亭子里，看了看天道：“看样子今天晚上要下大雨。”

朱翠说：“你坐下来我们聊聊吧！”

青荷道：“是。”

回头看了一眼，才在一边落座。

朱翠道：“这里地方很大，人一定很多吧！”

青荷摇摇头道：“不多，平常只有二三十个人。”

“都是岛上来的？”

“不，只有高桐和婢子我是岛上调来的。”

“高桐？”

青荷点点头：“就是陪公主和三娘娘来的那个高先生，他叫高桐。”

朱翠点头道：“原来是他……”遂道，“这个高先生我看他不但会做生意，而且武功不错吧。”

青荷怔了一下，才缓缓道：“公主眼光真准，他的武功得自大爷亲授，很不错。”

朱翠一笑道：“还有你，一定也不错，谁教你的？”

青荷想是知道瞒她不过，再说也无须隐瞒，遂含笑道：“婢子的武功是三娘娘传授的，只是比起高桐来可差远了。”

“这是说，三娘娘的武功，不及大爷了？”

“那倒也不是，是婢子练功的时候短，也没有高桐那么专心。”

朱翠点点头道：“你可知三娘娘上哪里去？”

青荷道：“婢子不知道，这里的事一切都由高先生负责，婢子只是管里面的家事。”

朱翠点点头，道：“三位岛主都出来了，岛上没有了主人怎么成？”

青荷道：“不，还有刘公刘嫂。”

“谁又是刘公刘嫂？”

“刘公是岛上的总管，”青荷接下去道，“刘嫂是他夫人，也是管事的。”

朱翠点点头道：“这么说起来，这两个人的武功一定也是不错的了。”

青荷点头道：“刘公刘嫂是上一代岛主跟前的人，武功高不可测，但他们对三位岛主却极为忠心。”

朱翠心里一惊，却把她的话记了下来。

话题一转，她又问道：“青荷你来这里有多久了？”

“婢子才来了八个月。”顿了一下道，“是随着三娘娘来的。”

“这么说平常你是专门侍候三娘娘的了？”

“是的。三娘娘顶疼我，到哪里都要我跟着。”

朱翠一笑道：“有几句话我也许不该问，但问问也无妨，你该说就说，不该说就不说，我不怪你就是。”

青荷点点头道：“婢子知无不言，不知道的也就不能说了。”

朱翠道：“这个自然，我问你，你家三娘娘为人怎么样，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青荷微微一笑，喃喃道，“这很难说。”

“不要紧，你说说看。”

“嗯！”青荷咬了一下嘴唇，喃喃地道，“她是个好人，不过你一定要顺着她的性子就是了。”

“你意思是说，她的好坏不定，性子好的时候就好，性子坏的时候就坏？”

“对，她就是这样的人。”

朱翠点点头道：“那她还是个坏人，因为人家并不能顺着她的性子过活。”微微一顿，她接下去道，“我听说她很喜好诗词，常常以此来作为生杀的取舍，可真有这件事？”

青荷一笑道：“怎么没有？光是我知道，就有好几次。”

朱翠微微一笑，暗思她对自己倒还没有这样，不知是什么原因。

“好吧！”朱翠道，“我们再谈谈大爷这个人吧。”

青荷吐了一下舌头道：“我可不敢说了。”

“这里没有外人，你又怕什么？”

青荷道：“好吧，我说归说，公主千万不要对外人提起，否则我可就惨了。”

朱翠点点头道：“当然。”

青荷咬了一下牙，两弯眉毛挑了一下道：“大家都叫这位大爷是魔王，公主你也就知道这位大爷有多厉害了。”

“大魔王?”

“比魔王还厉害!”青荷像是惊吓地道,“不过,我也弄不清楚他就是了,反正瞪眼杀人,吃人不吐骨头,可怕极了,谁能惹得了他?”

朱翠道:“难道说就没有人能制得了他?”

青荷想了一下,叹了口气道:“现在是一个人也没有了。”

朱翠听出来她话中有话,遂问道:“现在没有,难道说以前有?”

“以前……嗯!”青荷点点头,喃喃道,“我也是听人说的,我可没见过。”

“谁?”朱翠颇为好奇地问道,“你是说,难道还有什么人的武功能够胜过这位高大爷吗?”

“现在是没有了,”青荷冷笑了一声,“以前可就难说,起码我就知道十年前有一个人的本事就比他大得多,而且是他唯一的克星。”

朱翠心里一动,想到了海无颜,想想又似不对,因为十年前的海无颜分明绝非高立的对头,即使十年后的今天,也未见得就能胜过他……那么这个人又会是谁?

“这个人……是谁?”朱翠忍不住问道。

青荷站起来,脸上显示着颇为后悔的表情,后悔她的多此一言,可是话既已出,想收口已是不及,再者,对于“白鹤”高立这个人她确实郁结着一种内心潜在的仇恨。当然,要追究这种仇恨的原因,可就把话岔开了。

“他是……”

“唉!”青荷叹了一口气,“我说出来以后,公主你一定要为我守口,否则大爷一定是不能留我活命,只怕三娘娘想保全我也是不能了。”

“我已经答应你了,难道你要我发誓么?”

“婢子不敢。”青荷上前一步,悄悄道,“婢子实在害怕会被人家听见,这件事,关系太重要了。”

朱翠道:“你是说这附近会有外人?我看不会吧。”

“很难说……”青荷提起内置碗盘的锦盒道,“婢子陪公主进房去如何?”

这么一说,不禁大大引起了朱翠的好奇,倒是非要一听不可了

当下她点点头,二人踏过小桥,即见一叶小舟,方自由竹楼一隅撑过来。一个白发皤皤的老婆婆坐在船尾,正在采菱角。

撑船的人,是一个白白瘦瘦的汉子,头上戴着竹笠,一眼看见二人,先是一愣,遂笑道:“是荷姑娘么,这是上哪里去啊?”

青荷笑道:“天快下雨了,还不陪你娘回屋里去,小心淋湿了衣裳着了凉。”

白瘦汉子笑道：“放心吧，娘说啦，越是雷雨阴天，那玩意儿才出来呢。”

青荷一笑道：“敢情你娘又要抓黄鳝了。”

说时已同着朱翠进入竹楼。

朱翠奇道：“这母子又是哪个？”

青荷叹了一口气道：“公主问得好，他们是‘桑氏母子’，公主你可听说过‘南剑’桑太和这个人么？”

朱翠想了想，似乎这个名字很熟，但是却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

青荷道：“你大概想不起来了，这个‘南剑’桑太和，据说当年是大爷很好的朋友，武功也很高，刚才那个老婆婆就是他的妻子，叫什么我可记不起来了，不过却知道她用一把泼风断肠刀，武功很了不起。”

“那个年轻人是她的儿子？”

“嗯！他叫桑平，武功得自他们桑家家传，也很不错。”

朱翠点点头道：“这么说，他们桑家一家人都住在这里了？”

“桑太和已经死了。”青荷微微顿了一下，轻声道，“据说他死得很不明白，有人说是大爷亲自下的手，至于为什么，婢子可就知道了。”

朱翠一惊道：“那么桑太和的妻子怎么会又住在这里？”

“这就是婢子想不明白的地方了，不过，桑老太太自从她丈夫死了以后，好像变得疯疯癫癫的。奇怪的是，大爷把她母子送到了这里，他们在后院种菜养鸡，过着与人无争的日子，真是一对奇怪的人，婢子就是想不通他们……”

朱翠心里也很奇怪，想了想，笑道：“这也罢了，我们还是谈谈高大爷这个人吧，你刚才说高大爷十年前怕一个人……”

“婢子是听一个人说的，这个人是大爷的贴身跟班，他叫吕昆。”说到这里，她的眼圈忽然微微发红，“就是因为他多嘴，说出了这件隐秘，所以……所以大爷把他的舌头给割了……现在已变成了一个哑巴，真比杀了他还厉害。”

朱翠一阵栗然，若非听眼前青荷道及，她真不敢想象天下真有这么狠心的人。

青荷终于淌出了眼泪。

她抽搐了一下道：“公主您也许还不知道，我们在不乐岛干事的人，都有不可告人的血恨，婢子的爹娘也都是这么死的。”

“怎么死的？”

“被大爷手下人杀的。”

“真有这种事？”朱翠一时怒火中烧，“这又为了什么？”

“不为什么……”青荷一面擦着眼泪：“只是岛上的规矩，凡是在岛上工作的人，都不许有家人拖累，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例外，这几个人却也是今生休想踏出不乐岛一步……公主……”

朱翠摇摇头，脸上悚然，道：“太可怕了！”

青荷破涕一笑，轻声地道：“婢子太激动了，其实这些仇恨在婢子来说，应该早已淡然了。”

朱翠摇摇头道：“这是什么话，父母血仇不共戴天，岂能淡然？”

青荷轻叹一声道：“您不是生活在那个天地里的人，您是不能想象的，其实有关我父母被杀之事，也只是婢子引证旁侧而悉知，婢子虽可断定为千真万确之事，但是却难有其真实的凭证，日子久了，也就淡了。”

朱翠点了点头，道：“这也难怪，不过纸是包不住火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了解真相的。”

青荷苦笑着摇了摇头。

朱翠想起来道：“你还没说出大爷所怕的那个人来，他是谁？”

青荷道：“他是大爷的……”

忽然竹楼一隅起了极为轻微的一声轻响，朱翠与青荷都听见了，因而青荷到嘴的话突然止住。

嘴里清叱一声：“谁？”只见她纤腰轻拧，“嗖！”一声已纵身而出。随着青荷的两只手掌推处，两扇虚掩的门扇蓦地张开来，却在那里直直地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想是正伸手叩门，却不意房门猝然敞开，把他吓了一跳。

朱翠这时也由位子上站起，看见进来的人之后，她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方才划船采菱的那个桑老太太的儿子，只见他一只手提着两串鲜菱，笑问青荷道：“荷姑娘要出门么？”

青荷又好气又好笑地瞅着他道：“原来是你，把我吓了一跳，干什么来啦？”

桑老太太的儿子提了一下手上的东西：“这是刚摘下来的‘老鸡头’（莲之一种，极鲜美），姑娘有客，所以送来给姑娘与贵客尝尝新。”

青荷接过来笑道：“谢谢你，你也许不知道三娘娘已经回来了，这院里，你们还是少来吧。”

桑老太太的儿子似乎吃了一惊，连连称是，看了朱翠一眼，抱抱拳正要告退。

朱翠忽然将身子一横，拦住了他的去路，笑道：“谢谢足下盛情，还没

有请问尊姓大名？”

桑老太太的儿子顿时显出一副怪模样，连连望向青荷道：“这……这位是……是……”

青荷道：“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无忧公主，还不见过？”

桑老太太的儿子顿时吃了一惊，立刻伏地就拜。

朱翠白了青荷一眼，怪她话说得太直，一面闪身让开，嘴里道：“不敢当。”

桑老太太的儿子抱拳道：“公主的大名，在下久仰极了，在下桑平，这就不打扰了，告辞。”说完又打了一躬，紧跟着双足顿处，一片彩霞般地飘了起来，极其轻巧地已飘身而出。

朱翠特别留意他的轻功身手，只见他一只脚尖轻轻在一片荷叶上一点，随即弹了起来，轻若无物地落向另一片荷叶，如此闪得几闪，已隐入湖侧荷丛。

朱翠心里一惊，忍不住赞道：“好身手。”

青荷道：“他的轻功虽好，但是比起他母亲桑老太太来，却是差得远了。”

朱翠心里大为惊诧，她自忖观诸方才这个桑平轻功身手，已与自己相去不远，如照青荷说法，那个桑老太太便不知深到何等程度了。

对不乐岛，她越来越不敢等闲视之了，桑老太母子、高桐以及隐身荒草的那个大头怪人，这么许多人，各有千秋，身份之玄妙、深奥，真个莫测高深。要想一一了解这些人，可又是煞费周章之事了。脑子里想着这些人，不禁傻傻地望着桑平离去的背影发起愣来。

青荷轻咳一声道：“公主。”

朱翠警觉道：“啊，我是在想桑氏母子……”

青荷一面把剥好的鸡头莲肉，用荷叶托上道：“桑平的一番心意，公主您尝尝新吧。”

朱翠含笑取过一些就口尝着，果然入口甜嫩，昔日鄱阳湖湖鲜，总以王邸为先，这类湖产，每年都不曾错过，嘴里吃着，脑子里却是“乱红秋千”，念想着几许往事，真是别有一番感触了。

青荷一面把廊子里竹帘放下来，湖风穿廊，引得正檐角下那串风铃叮叮作响。

朱翠又似一惊，笑向青荷道：“你说下去吧，这一次大概没有人再打岔了。”

青荷道：“好，我去去就来。”说罢离座上楼，须臾下来，手里拿来一面

锦缎长披，道，“公主披上这个吧，天凉了。”

朱翠一怔，认识这领披风正是自己随身之物，只是连同两具箱笼，都似忘记在旅邸未曾带出，何以会出现在此，心里大是奇怪。

“这……你从哪拿来？”

青荷笑道：“公主的衣物箱笼，高先生已派人取回来，公主人还没到以前，这些东西都已来了。”

“啊……”朱翠喃喃道，“原来是这样。”

心里却在想，所幸自己随身所带并无不可告人的隐秘，否则，岂不尽落对方眼底？她虽然心里这么想，表面上却是微微一笑，不当回事地向青荷道：“你说下去吧。”

青荷道：“是。”

“据吕昆告诉婢子说，”她声音忽然变了许多道，“当初不乐岛的掌门大弟子，并不是现在的大爷。”

朱翠一怔道：“你是说当年金乌门的门主，除了现在的三位岛主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徒弟？”

青荷点点头道：“不错！那个人姓单，是当年云老祖的掌门弟子，据说这位单大爷一身内外功夫，尽得云中玉老祖宗的传授，武功要较今天的高大爷高多了。”

这倒是朱翠前所未闻的一件奇事，她不但不知道，就连海无颜当日与她谈论起不乐岛一段始末时，也未曾提到过，显然海无颜也不知道。

“他姓单，你可知他的名字？”

“这，婢子不知！”青荷摇摇头道，“除了三位岛主外，只怕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吕昆虽然知道一些，但也并不十分清楚。”

朱翠道：“这位单老爷子如今又在哪里？”

青荷苦笑道：“这正是婢子要告诉公主您的，听说他已经死了。”

“噢！这可真是太不幸了。”

“详细情形，婢子不知！”青荷微微停了一下接下去道，“吕昆告诉我说，这位单老爷子因为贪好杯中物，而中了大爷的计，被斩去了手脚，已经秘密处死，详细情形婢子就知道了。”

朱翠皱眉道：“高大爷为什么要这样做？”

“哼！当然有原因啦！”青荷挑动着一双眉毛道，“第一，要是那位单老爷子在，可就轮不着如今的大爷当家了；第二，那位单老爷子有数不清的家财，听说大爷是谋财害命；第三，他们师兄弟一直不和，反正，就是因为这些，大爷就把单老爷子给害死了。”

朱翠低头在寻思着什么，忽似有所感触地道：“单老爷子真的已经死了？”

青荷点点头，忽然张大了眼睛道：“啊，对了，不久以前，好像有人传说单老爷子还活着。”

朱翠一怔道：“是么？是谁说的？”

“这个婢子就知道了。”青荷喃喃道，“反正岛上很多人都在暗中这么传说，有人说那位单老爷子被砍了两只脚，有人说被砍了两只手，现在还活着，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见过他老人家的面，只不过是这么传说罢了。”

朱翠想了想道：“这个人要是活着，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青荷想了想道：“总有七八十了吧，谁也没有见过他老人家。”

朱翠微笑点点头道：“谢谢你告诉我这个隐秘，我倒是希望这位单老爷子如今还活在人世上，如果他没有死，又果真是高大爷谋害了他，这笔血海深仇，他一定会报复的，你等着瞧吧。”

说话之间，廊子外风势大起，黄豆大的雨点子已落下来。

青荷道：“下雨了。”说时她忙站起来，忙着去关窗户。

朱翠心里这一刻似乎想到了很多事，颇不宁静，就站起来道：“我也该回房间休息一会儿了。”

青荷道：“公主请随我来。”说罢迈出这间廊阁，只见正面一间雅室，湘帘低垂，她撩开帘子道：“请。”

朱翠迈步进入，鼻子里立刻闻见了淡淡的花香，只见正面白石长案上平列着一行石盆，盆子里种植着水仙，都已绽放，衬以室内其他摆设显得极为雅致，床是纯木色的，灯是贝质吊灯，衬以窗外的湖景古柏，真有几仙气。

青荷点着了吊灯，朱翠才发觉那具别致的吊灯敢情是用两种不同色泽式样的海贝所缀制而成，映以灯光，尤其好看。

朱翠见自己的衣物连同两只箱笼一样不少地都陈置在室内，而琴棋书画也是无所不备，即使长此住下去，亦不会闲得寂寞。

“看样子三娘娘一两天是不会回来了。”朱翠看向青荷道，“可是？”

青荷一笑道：“公主真聪明，三娘娘确是关照过，说是如果事忙，可能要多耽搁两天才能回来。”

朱翠一笑道：“她必定关照你陪我下棋了？”

青荷点点头一笑道：“婢子棋下得不好。”

朱翠坐下来点点头道：“我已经耽搁了你不少时间，你去休息吧。”

青荷道：“公主有事关照，只需拉一下这根绳子就好了，我就住在后面院子。”

朱翠含笑道：“今天，是不会有事了。”

青荷请安告退。

朱翠忽然道：“啊，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

青荷道：“不敢，公主千万不要客气，婢子奉命就是专门侍候您的，您请关照吧。”

朱翠道：“刚才你给我喝的‘二头芬’，味道很不错，如果有得多的话，请拿一瓶来可好？”

青荷应了声：“是！”转身退下。

须臾，她又返回，手中拿着一个白瓷小坛，一面笑道：“公主的酒量好，干脆我就把坛子搬过来，够您吃几天的了。”

朱翠心里暗道：你道是我喝么？傻丫头！

当时笑着道了谢，青荷又留下了一个青瓷小瓶，说是用来盛酒，便于携带，这才退下。

这时雷声隆隆，闪电频频，雨愈下愈大，隔窗向外看去，整个院落都在狂风暴雨之中。

朱翠和衣坐床，盘膝运了一会儿内功，全身上下十分通畅，再看窗外夜色已浓，只是不复再闻雷雨之声，大概雨已经停了。

她整理了一下身上，觉得有点儿冷，随即披上披风，信步步出室外。

整个楼阁，想必只有她一个人居住，显得那么静寂；悬挂在客厅内的四盏别致的吊灯，散播出一片青霞流光，美固然美，却别有阴森之感。

她倒是很久没有这么静过了，睡觉又太早，又不便再把青荷找来闲聊，一眼看见一旁大理石案上置放的一樽焦桐，不禁触发了她的雅兴。

朱翠缓缓走过去，随便播弄了几下琴弦，其音郁然，颇有古味，再看那琴式样，竟是一樽古琴，这一来更触发了她必欲一试的兴头。

窗外骤雨初歇，细雨连续，尤其是落在荷叶上的声音，十分凄然，古人有“留得残荷听雨声”的绝句，足见可以激发思古之幽情了。

朱翠大家出身，小小年岁时，已涉猎琴棋书画，那时虽皆通晓，到底造诣不深，真正领会音韵之妙，当在十七岁随师深居高山之时。然而离师后这两年来，整日忙于凡俗，不思此闲情逸致久矣，这时睹物思昔，便感到非弹一曲不足以排遣旅邸寂寥了。

这么想着，便不自觉地坐下来，弹弄起琴弦来了。

窗外细雨声声，她的琴韵不期然地与之凑合，一曲《雨打芭蕉》，简直如应斯景，两者配合恰到好处，弦音缥缈，美若天音。

一曲方终，朱翠已不能自己，正待一倾余兴再弹上一曲《悲秋》，就在这

一霎，她仿佛看见了一条人影由窗前掠过。

朱翠一惊之下，手按石案，蓦地把身子拔了起来，起落之间，翩若惊鸿地已扑出户外。

一条人影，自楼栏间扑向荷池。来人胆敢跃身荷池，足见其轻功造诣极深，朱翠自然不敢等闲视之。她冷笑了一声，足尖飞点之下，疾若箭矢地纵身而起。

她在空中强收真元，提起了一口真气，轻飘飘地落向荷丛。她身子方自落下的一霎，眼中已窥见前面人影极其轻捷地跃上了岸边。

天黑，又下着小雨，朱翠实在看不清对方的身形，只能约略辨别出一个人的影子而已。并不是一个十分高大的影子，也不像是一个男人的背影。

“难道是青荷那个丫头。”心里想着，决计要把这个人给截下来，倒要看看是什么人，对自己究竟又有什么企图。

一驰一追，眨眼间已是百十丈外。

方才两者之间的距离不过两丈左右，此刻反倒远了，约在三四丈之间。

这还像是对方故意示情，否则只怕两者距离将要拉得更远。

朱翠这一阵追赶之后，心里大为吃惊，敢情对方这身轻功是自己生平罕见的高，即以所知的海无颜、风来仪二人来论，亦不见得就能胜过对方。

大雨之后，小雨未歇，到处都是水淋淋的，由于出来过于仓促，未能来得及换上雨衣，这时已是全身透湿，行动越嫌不便。

更因为这样，她才决计不肯与对方干休，暗中咬了咬牙，俯展出“凌波虚步”身法，连续几个起落，向前快速欺进。

眼前来到一处僻静的院落。

前面那个人一头扎进了像是开满了藤萝花的花架，脚下早已放慢，正因为这样，才被朱翠自身后霍地欺近上来，这人迎着朱翠猝扑的身子，倏地一个急转，差一点儿与朱翠撞在了一块。

黑夜里看不清对方那张脸，却可见对方已呈花白的头发，朱翠一愣之下，还不及思索下一步的动作，对方已欺身上步，蓦地抖出右手，一式“二龙抢珠”，直向她两眼上点了过来。

好尖锐的指上风力。

朱翠倒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会向自己出手，暗吃一惊，当下右手用“分花拂柳”的一招，霍地去拨对方的那只手，同时身子滴溜溜一个快转，已到了这人左测，清叱一声，击出了一掌。

在内功招式上，这一招叫“吐气开声”。

这一招朱翠为的是测量对方功力深度，只是用了八成的力道。